

钢与火的缠绵

——武钢工人文学创作研究

○ 陈新瑶 著



冶金工业出版社
Metallurgical Industry Press

“长江中游矿冶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科研开放
基金项目《武钢工人矿冶文学创作研究》(2014kyb12)研究成果
湖北省重点学科“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

钢与火的缠绵

——武钢工人文学创作研究

陈新瑶 著

北 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与火的缠绵: 武钢工人文学创作研究/陈新瑶著.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024-6612-1

I. ①钢…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创作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0699 号

出 版 人 谭学余

地 址 北京北河沿大街嵩祝院北巷 39 号, 邮编 100009

电 话 (010)64027926 电子信箱 yjcs@cnmip.com.cn

责任编辑 曾 媛 美术编辑 吕欣童 版式设计 孙跃红

责任校对 郑 娟 责任印制 李玉山

ISBN 978-7-5024-6612-1

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七彩京通数码快印有限公司印刷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148mm×210mm; 8.375 印张; 215 千字; 261 页

28.00 元

冶金工业出版社投稿电话:(010)64027932 投稿邮箱:tougao@cnmip.com.cn

冶金工业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010)64044283 传真:(010)64027893

冶金书店 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6 号(100010) 电话:(010)65289081(兼传真)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武钢所有的
文学爱好者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钢铁强国：武钢工人文学创作的兴起与发展	12
第一节 中国矿冶企业工人文学的发展概况	13
第二节 武钢工人文学的发展脉络	30
第二章 铁水奔流：武钢工人文学的创作特征	55
第一节 钢铁工人形象的成功塑造	56
第二节 火热的激情与理性精神的高扬	66
第三节 多维、开放的工业书写	77
第四节 “钢味”十足的文学语言	86
第三章 钢花闪耀：武钢工人文学的价值及研究	97
第一节 武钢工人文学的价值体现	97
第二节 武钢工人文学的研究现状	112
第四章 冶炼者风采：武钢工人作家个案研究	119
第一节 马景源：中国矿冶文明的发掘者与传播者 ...	119



第二节	董宏量：一生诗情献武钢·····	144
第三节	崔立民：扎根“红钢城”的工人小说家·····	166
第四节	杨姣娥：矿山文苑傲然绽放的“铜草花”·····	189
第五节	钟家茂、钟钢：钢城文坛“父子兵”·····	206
第五章	多彩的冶炼：武钢工人文学作品品读·····	222
第一节	《三个李》：历史风云的形象展现·····	222
第二节	《铁之魂》：因钢铁而滋生的诗情·····	235
第三节	《水晶时间》：冷艳的水晶与女性的救赎·····	242
第四节	《猫王Ⅲ》：神奇故事背后的生命启示·····	250
参考文献	·····	257
后 记	·····	259



绪 论

在《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一文中，藏策先生对“工人文学”的概念做出了较为全面与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工人文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工人作家”写“工业题材”。他认为，中国的“工人文学”是“左翼文学”发展的必然。^①其实，“工人文学”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它的出现与该文学创作主体的工人身份和文学创作为工人服务的目的密切相关，它的出现不仅预示着工人阶级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更是代表着一种文学创作题材的出现与文学创作观念的变迁。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是典型的无产阶级，个人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工人文学”也正是随着工人这一社会阶层的出现而出现的，它将会随着工人社会身份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工人文学”的发展形态各不相同。作为一种文学形态，“工人文学”最早出现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并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工人政治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日本的“工人文学”出现在1916至1921年间，它的出现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正式诞生准备了条件，在日本“左翼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又如20世纪60年代西德“工人文学”的兴起与当时西德工人艰难的生存现实紧密相连。仔细分析几个国家“工人文学”的文学创作，它们具有以下几大共同点：创作者的工人身份、以工人

^①藏策，《话语流变中〈工人文学〉》，摘自《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与工业生产活动为创作对象、为工人的生产与生活服务。其实，“工人文学”不等同于“工业文学”，虽说两者都以工业生产活动为创作对象，都强调文学创作为工人服务，而前者更侧重于文学创作主体的工人身份，只要是工人作者创作的，以反映他们的工业生产与日常生活为内容的作品，都可归于“工人文学”的范畴。因而，我们可对“工人文学”作出以下定义：“工人文学”是以工人作家为创作主体，以工人的工业生产、生活活动为创作对象，并能为广大工人阶级的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文学。

一、中国“工人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工人文学”的兴起、发展与中国工人阶级政治地位的确立及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密切相关。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艺界先后掀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文艺大众化”运动，为“工人文学”的出现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1949 年，随着天津、上海等几大工业城市的先后解放，在这些城市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工人作家”的身影，如天津第一代工人作家阿凤、董乃相等。50 年代中后期，中国迎来了“工人文学”的第一次创作高潮。1953 年，国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为了配合政治宣传，积极发动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一些工业城市及各大国营厂矿单位相继成立了“工人文学”创作培训班，组织、帮扶工人文学创作。如当年的“上海工人文学创作组”就由几家单位联合举办；又如 1956 年天津市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社成立，发行刊物《天津工人文学》，直到 2003 年，该刊物才改名为《劳动者文学》。几十年来，该社团涌现出了众多的工人作家，收获了丰硕的文学成果。著名工人作家万国儒就来自这一社团。又如 1956 年 6 月武汉钢铁公司成立“武建文学创作中心小组”，大力组织、培养工人的文学创作活动。1964 年创办的《武钢文艺》一直活动至今，可以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有生命

力的“工人文学”创作组织。而在当时的北京、鞍山、上海等大工业城市，各种各样的职工文学讲习班的开办，大大提升了工人创作的积极性与创作水平，大大推动了“工人文学”的发展。上海的胡万春、天津的万国儒、北京的李学鳌、鞍山的李云德、武汉的李建纲等，这些都是当时颇具盛名的工人作家，他们所创作的工业题材文学，代表着当年“工人文学”的最高成就。虽说，与同期草明、艾芜、萧军等职业文人的同类创作相比，前者在创作技法上略显粗糙、在主题表现上较为浅显，但在整体风格上，工人作家们的创作却多了一份真实与淳朴。不过，由于受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的创作多表现出重思想、轻艺术，多叙述、少描写，多呈现、少思考的特征，整体的艺术水平有限。

随着 80 年代国家经济改革的不断推展，工人阶级作为“老大哥”的政治地位日渐瓦解，再加上文学创作观念的不断革新，传统的工业题材文学日渐边缘化，其创作逐步进入沉寂期。然而，工业题材文学的式微并不等于“工人文学”的消亡，相反，在八九十年代，在中国文联的大力支持和英明领导下，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工人文学”创作活动并没有终止，在煤炭、冶金、石油等工业系统，在武钢、鞍钢等大型国营工业基地，在天津、鞍山、武汉等工业城市，“工人文学”的发展如野火在地下奔突。如“天津工人文学社”在该期一直发挥着组织、培养工人作家的社会职能，先后培养出了一大批工人作家，最著名的要数工人作家肖克凡，从 1983 年他开始创作工业题材小说，一直到现在，他的创作仍未离开这一题材。在 80 年代扶持与发展“工人文学”的城市当中，北方有天津，东部有上海，中部有武汉。在上海，该时期就出现了宗福先、贾鸿源、贺国甫等著名工人作家。特别是天津、上海等城市的“工人文学”创作活动，与当地的工人俱乐部、工人文化宫以及相关的文学团体组织紧密相连。而武汉的“工人文学”创作活动主要集中于武钢等大型的工业



企业。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后期，武钢组织出版了15部文学作品集，先后邀请了徐迟、蒋子龙等近30位知名作家到公司进行文学创作指导，并积极倡办“武钢文学院”，先后培养出了一大批工人作家，董宏量、崔立民、马景源等是其中的佼佼者，著名作家池莉最初也是在武钢接受文学的滋养，进而走向中国文坛的。更为可喜的是，在中国的煤炭系统也相继形成了“四大文学创作中心”，即平庄、兖州、大同、平朔四大文学创作中心，在每一个创作中心，均拥有一个强大的工人创作群体。与前期工人作家的创作相比，他们文学创作的主动性更为明显，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准与艺术价值有了更大的提升，他们对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变革以及中国现代产业工人在这一历程中情感变化历程的描绘，更为具体与生动。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正是这些来自生产一线的工人创作，推动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在现实大地上的有力发展，呈现出了中国现代工业变革历程与中国现代工人们的历史命运。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人文学”呈现出了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创作现象。在一些大型的国营企业，“工人文学”创作一方面沿着早期“工人文学”于素朴中见崇高、于简约中见壮美的创作风格，着力呈现中国现代工人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与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辉煌；另一方面，它将触角伸向现实生活的深处，呈现现实的种种矛盾，在书写主旋律之余难掩笔墨的沉重与无奈。如武钢工人贾永的中篇小说《猎犬·猫和老鼠》（《武钢文艺》2010年，第3、4期合刊），作者用生动而又略带着悲哀的语调向读者展示了网络时代一位普通工人难以维护自身话语权的悲剧。与之相对，在那些非公有制企业以“打工仔”身份出现在众人视线中的工人作家，他们的写作更多地呈现出一份沉郁、一份悲凉。他们的文学一直被归之于“打工文学”的名下。虽说，“打工文学”的创作者不全是打工的工人，但在这一创作队伍中，有着无数的工人写作者，他们所写作的与

工业题材有关的作品均可归入“工人文学”的范畴。21世纪以来，在打工者队伍中，涌现出了郑小琼、王十月、萧相风等出色的工人作家。他们的创作不仅将“打工文学”的艺术水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更是将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多年来，郑小琼用细腻的笔触深刻揭示了大工业化时代那些靠出卖劳力为生的打工者们在无情的订单、冰冷的机器、忙碌的生产流水线、无奈的现实与诱人的金钱面前满怀伤痛与焦虑的情感世界，她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大工业生产对工人們的无情异化。她的创作，将“工人文学”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和历史维度。同样，让人欣喜的是，新世纪以来，在上海的重要工业区杨浦区涌现出了大批的工人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工人文学”作品。正如杨浦区作协会长、著名学者陈思和所言，他们的创作有点接近于群众创作，“他们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自动诞生的。”^①自动诞生意味着一种主动的生命选择，新世纪以来，工人作家们的创作逐步摆脱外在政治、文化、体制等等外在限制，“工人文学”的创作逐步进入到一个贴近现实、贴近人生的新时代。

二、中国工人的“文学梦”

只要有人存在，就会有梦想存在。过去，人们习惯上认为，文学、艺术活动是那些有闲、有钱阶级的专利，那些整日靠出卖苦力谋生度日的工人阶级不可能成为文学的创作者。诚然，在20世纪的前期，中国的工人阶级与文学的关系极其淡薄，在1949年以前，中国工人只是当时文学启蒙的对象和被动的接受者。但在这之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政治地位的确立，中国工人与文学的关系日渐紧密。对于

^①钟华生，《“工人文学”与“打工文学”有何异同？》，摘自《深圳商报》，2011年7月8日，第C01版。



中国的第一批工人作家而言，文学是他们描绘新生活、赞美新生命与描绘工人阶级兄弟不畏艰苦险阻、勇于向工业化道路迈进的英雄气概的最好方式，也是他们用来抒发自我的政治情怀、确立自身政治身份的最佳手段。他们将当时的工业生产活动与文学创作紧密结合，文学成为了他们献给祖国与生活的最佳礼物。正如武钢工人作家李建纲在回忆该期文学创作时所言——文学就是歌颂。他们的文学梦是与他们多彩的青春梦想、激动人心的工业生产活动以及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紧密相连的。他们的文学梦就是中国第一代工人的创业梦、青春梦与中国梦。他们关于文学的所有理解极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关于工业、祖国与未来生活的全部理解。当年中国人民关于工业发展现代化的梦想，在经过他们的文字描述甚至是文学想象之后，变得尤为鲜明与充满迷人色彩。

与五六十年代工人作家洋溢着青春激情的文学笔调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工人作家的文学创作显得更为内敛、成熟甚至是厚重，他们的文学梦想也变得更为现实与复杂、更加贴近人的内心。就拿该时期武钢几位较为活跃的工人作家为例，经过历史的沉淀，他们的文学梦想具有更为开阔的纵深感。《武钢文艺》的现任主编董宏量，这位从“修炉工”成长起来的工人诗人，在1982年他调入《武钢文艺》做编辑之前，文学是其展示个人创作才华、抒发个人情怀的一种表述方式；可在这之后，多年的编辑生涯让他明白，文学不属于某一个人，它也并非只是一种宣传、一种放纵或一种诉说的手段，它属于所有的人。几十年来他对文学、特别是对“工人文学”不离不弃，是因为他“力求让文学之光映照那些渴望诗意的心灵。”^①因为，在日渐变化的现实面前，任何人当然也包含那些整日在幽深的

^①董宏量，《诗意地生活》，摘自《我的太阳——武钢文学作品选》，长江出版社，2008年9月，第187页。

矿井里、在燃烧的高炉前、在忙碌的流水生产线前工作的工人朋友们，都需要用一颗诗意的心来填补、来抚慰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所带来的缺失与疼痛。而对于武钢工人崔立民而言，文学则是他安顿灵魂的一种方式；正是文学无穷的魅力，吸引着他走过了人生的一个又一个台阶。这位普普通通的工人作家，在他30多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他的文字始终未离开过工人。从20世纪90年代的《白夜》到21世纪的《我们恋爱结婚的时代》与《寻人记》，崔立民用翔实而生动的笔墨写出了武钢工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遭遇与生命感受。“红钢城”是武钢工人的家，而关于“红钢城”的文学，也成了崔立民的安魂之乡。而武钢老作家马景源，他将文学创作与中国的矿山开采以及现代工业历史紧密相连，该期他所写作的一系列小说、散文充满着历史的厚重感，他的文学梦想承载着他独有的历史情怀。1999年，他的长篇小说《克虏伯之恋》问世，这部作品因其开放的叙事结构、深刻的主题呈现与翔实的历史资料，被读者赞誉为“一部悲壮的近代钢铁工业史”，其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同样，在天津工人作家肖克凡的文学梦里头，中国现代工人、中国现代工业史是他永远的话题。1987年他的中篇小说《黑砂》问世，1997年，他发表工业题材力作《最后一个工人》，2006年，他再度以一部反映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传奇的长篇巨著《机器》而轰动文坛。当工人参与工厂政治的权利被剥夺，当工人与机器的亲密关系被隔离，工人关于生活的所有美好想象也将会随之枯竭。在肖克凡的文学梦想里，有着太多现实的无奈与悲凉。

与这些国营大企业内部的工人作家不同，从打工者队伍中脱颖而出的工人诗人郑小琼的文学梦想显得尤为的沉重，甚至是令人惊异与敬佩。这位已经出版了数部诗文集的年轻女子，这位在南方打工多年、如今依然在南方打拼的弱女子，却将文学作为倾诉千千万万农民工微弱而细小的声音的一个窗口，作为“为我们的时代的变迁保留



一份内心的见证”的文字记录。^① 她的最新诗集《女工记》出人意料地采用了以打工者的名字作为每首诗标题的形式，她认为，一个人的名字包含着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然而，在现实生产活动中，特别是在那些非公有制企业中，工人们所从事的工种、或者工作编号成为了他们的指代，他们的姓氏、性别、个性、情感全部被无情的生产关系所解构。“捍卫每个个体的尊严与利益，就是捍卫一个国家的尊严与利益。”^② 郑小琼以她弱小的身躯和真诚而强大的内心在极力抗争着那些冰冷与无情的现实，她想用她的诗歌来唤起人们对农民工、特别是对女性农民工的注意，呼吁社会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与保护。也许有人要说郑小琼的文学梦太不现实，但是它却极其真诚。做着同样文学梦的创作者不止郑小琼一个，还有唐以洪等众多工人作者。2011年10月31日，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成立，这也是全国第一家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培养、扶持工人作者的写作，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帮助产业工人们解决心灵问题成为该协会的宗旨。2013年1月21日，全国第一届产业工人文学大奖赛的圆满落幕，将当下“工人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郑小琼、唐以洪等工人作者的获奖，让千千万万工人朋友看到了文学梦想的魅力与文学的真正意义。

工人作家所有的文学想象都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他们的文学梦其实就是中国最广大民众的中国梦。他们梦想着在现实的中国，国富民强，工业发达，工人们拥有良好的生产与生活环境，特别是在生产活动中，他们能真正体会到自身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甚至能体会到一种劳动的快乐与满足。然而，梦想的实现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长度。好在我国工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环境正在日渐改善，工人们的各

^①金莹：《郑小琼：〈女工记〉，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摘自《文学报》，2013年5月16日，第7版。

种生活梦想正在朝着现实进发。

三、提倡“工人文学”的意义

“工人文学”其实早就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进程之中。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评论界一直未能正视它的存在，或者说并未能正视工人作家创作的真正意义所在。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工人已不同于原来的中国工人，不仅是他们的文化身份各不一样，而且他们的整体学历水平以及周围的创作环境有了极大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工人渴求用文学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提倡“工人文学”不仅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满足工人们的生活梦想，而且它还能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在国家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今天，工人群体已真真切切地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批的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里的工厂，来到机器和流水线旁。他们是农民，更是工人。“农民工”称号的背后隐含着一个惨痛的现实：在乡下，他们已逐步失去了与土地、与乡村文明最亲密的关系，而逐步成为“无根”的一代；在城里，他们又无力、无法真正扎根于城市文明，这种尴尬的社会状况或文化心态已成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不容忽视的一大社会问题。关注社会群体的大多数，关注社会现实，这本是文学应有的使命；因而，关注中国现代工人的生存状态，关注工人文学写作，关注来自生产一线工人内心的声音，其实就是在关注着中国广大百姓的现实人生。提倡“工人文学”的发展，在某一层面就是让我们的文学从前些年所谓的“底层叙事”、“苦难叙事”的负面影响之中走出来，让我们的文学真正回到历史的现场，让工人作家来写自己的生活与自己所理解的工业化生产，也让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真正回到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以郑小琼为代表的来自生产一线工人的文学创作，它们为当代文学写作开启了一个新的向度：这些写作者从精神生



态层面出发，无情地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对生产者的“异化”与“物化”，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工业化时代，工人不再完全是机械、工厂的主人，大规模的机器生产随时都有可能将工人抛置生存的边缘。不断增长的经济效益与冰冷的机器一样无情，它们在提升工人的生产速度、劳动强度的同时，也在一点点地剥夺工人们作为“人”的生气，他们也许会慢慢变成一块“铁”（见郑小琼的诗歌《生活》）或失去作为一个人的直觉与喜乐，他们的姓名、性别、喜好、个人的喜怒哀乐都被合同、被机器生产、被效益与金钱所吞噬，机械化大生产对工人的“物化”与“异化”一步步呈现出工业文明的弊端与另一种生活真相。近些年来，“富士康”员工的跳楼事件接连不断，从中可见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对一线生产工人所产生的巨大心理重负。坚守与支持“工人文学”的发展，它不仅能为广大工人提供文学写作的空间或平台，而且它还能将广大的读者带入到一个关于人类发展与工业文明之间关联的思考之中。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来保护我们作为人的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对这一严峻社会问题的分析与探究，也许能够在某一层面为我们的政府提供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也为广大参与其中的工人朋友提供一种生命参考。提倡“工人文学”，不仅可在社会管理、工业生产等方面充分调动工人的参与意识与生产积极性，为相关的管理者提供一个了解当代工人生产、生活情感的窗口，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做出贡献，也可让我们的现代工人在“工人文学”的阅读或创作过程中，对自身所从事的工作以及自我的生命诉求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当然，提倡“工人文学”还在文学层面上，直接回应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文艺大众化”活动。工人的语言与现实的生产活动、生活活动紧密相连，他们的语言简洁、朴素，大多数工人作家的文学作品，语言简洁、生动，形象感强而又具有行业特色，如郑小琼笔下“铁”意象的出现，直接与她本人在五金厂多年的生活实践有关。让

文学语言回到生活现场，这也许是“工人文学”无意间为中国文学作出的另一大贡献。

提倡“工人文学”不能只是一个口号，庆幸的是，2012年“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的正式启动，为“工人文学”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而2013年4月份，香港“第七届工人文学奖”评奖活动也拉开了帷幕。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了“工人文学”美好明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期待着更多、更好的“工人文学”作品的出现。

注：该文曾以《“工人文学”与中国工人的“文学梦”》为题，发表于《文艺报》，2013-7-8(3)，发表时文章有所删节。